

暮春时节,草长莺飞,捧读张金凤的散文集《村庄变身记》,掩卷之后酣畅淋漓,直呼过瘾。

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村庄变身记》,共收录张金凤的36篇纪实性散文,全书18万字,分为三辑:第一辑“烈焰与照亮”,记录乡村振兴中各有特色的村庄;第二辑“改革与嬗变”,描写村庄版图到习俗演变、从物质改变到精神蜕变的过程;第三辑“泥腿与高堂”,重点关注平凡农民身上的闪光印记。

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词语去评价这部散文集,反倒是第一时间想起今年春节期间热映的一部电影《热辣滚烫》。

《热辣滚烫》是褒贬不一的商业电影,《村庄变身记》则是一部充满乡村气息的散文集,看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,为什么把它们相提并论呢?因为,我在《村庄变身记》里看到了时代变迁的巨幅画面和细微场景。

有人说,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《热辣滚烫》里贾玲主演的乐莹在变,从一个二百多斤的胖子变成了110斤的窈窕淑女。《村庄变身记》里的36篇文章中所描述的村庄也都在变,变大变强,或者消失,或者并指成拳融成新村。

改革开放以来,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,农村改革波澜壮阔,村庄变化日新月异。然而,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,老人、小孩留守村庄,让今天的很多村落“空心化”严重。这一现象,著名作家格非在其长篇小说《望春风》里有过详细的描述。

与格非面对“村庄消失”产生的迷惘不同,张金凤笔下的村庄同样在变化,但是却充满了小欢喜和小确幸。

在《渔家新歌》中,昔日无人问津的竹岔岛,变身网红打卡地;在《照亮村庄的灯盏》中,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“南茶北引”,成为全村人致富增收的“法宝”;在《隐形的翅膀》中,建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涉及几十个村庄的拆迁……

这个时候的张金凤,是书写者,更是在现场的记录者。她所描绘的,就是她眼里看到的、耳中听到的、脚下走过的。

这个时候的张金凤,完全没有了她在“汉字系列散文”里的思辨性,既不追求文字的华美,也不注重行文结构的谋篇布局,就像一个导游带领读者领略齐鲁大地、东海之滨的风土人情。

同时,我还在《村庄变身记》里感受到了普通人变好变强的力量和行动。

电影《热辣滚烫》打动观众的重要一点,就是主人公乐莹身陷泥潭后自我拯救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贾玲也说,希望每个人都能通过这部电影学会爱自己,学会爱生活。

爱自己,爱生活,这和《村庄变身记》里所描述的主人公们完全一致。所谓村庄变身,首先变的还是人。

《星光引路》一文里的周昆,从事业有成的记者转行为私立天文台的台长,支撑他的是骨子里那份对于天文学的热爱;《村庄的气质》一文里的魏兆江,是能文能武的“儒商”,更是一个村庄的当家人,他要做的就是给自己的村庄赋予“文化气质”;《古风张家楼》一文里的女镇长,从“城里人”、农业学专家,最后变身为“粗糙汉子”,为的就是带领这一方水土的老百姓发家致富……

读《村庄变身记》,能够感受到张金凤对这片土地的热爱。不管这里的老人还是小孩,男人还是女人,都有着自己明确的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,性格里都露着不服输、不怕输、不会输的精气神。

从《村庄变身记》中,还可以捕捉到一个散文作家对文化创新的坚守立场。张金凤在散文领域不断取得可喜的成绩,并且能够不断创新、不断超越自己。

然而在熟悉的艺术领域谈创新,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。读完《村庄变身记》,我的震撼不小:《村庄变身记》里的很多文章,除了散文的优点以外,大多数具备了报告文学、通讯甚至新闻特写的特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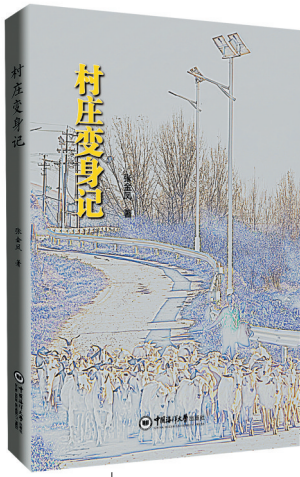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些文章里,张金凤几乎没有展示新的技法和手段,而是向后转了——《村庄变身记》让人想起20世纪中后期的散文作家杨朔、秦牧、峻青、刘白羽……他们的作品。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,甚至时效性很强。在写作手法上,也是通过普通人的小切口去折射日新月异的新时代。

20世纪90年代,由于某专家学者的示范,所谓“文化散文”开始泛滥,一大批作家把散文写作瞄向了古代和古人。一时间,仿佛文章带上了古代和古人,自己才显得“有文化”,自己写的东西就被赋予了“文化”的内涵。

虽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但是一哄而上式的文学创作,必然导致昙花一现的落寞结局。

张金凤的《村庄变身记》,作者始终站在第一现场,不为外界所动,坚持以质朴,甚至有些笨拙的叙述方式描写乡村变革中的所见所思,这种坚持,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创新。

作者简介:臧彦钧,媒体人,作家。



热辣滚烫扑面来

——读张金凤散文集《村庄变身记》

◇臧彦钧

花朵朵 百事皆好

——张朋先生瓶花盆花作品赏析

◇宋寒儿



张朋《富贵平安》。89×34cm

相比于描绘大自然间的花草,张朋先生描绘瓶花和盆花的画作虽略显少,但这部分作品里的传统日常元素,往往弥漫了一种淡淡的人间烟火气,亲切可感。与此同时,张朋先生笔下的器物之美,彰显了“朴、清、厚、率”之风,是他诗意美学的最佳诠释。

张朋先生在瓶花与盆花的创作中,也格外注意岁朝清供、寿诞清供等不同节日的时令习俗。在《富贵平安》中,真国色的牡丹绚烂盛放,画面中不仅有三个红彤彤的鞭炮,花瓶上还盘了一条龙。除了龙,张朋先生还在瓶花的瓶身上绘制过鱼等图案,中国远古图腾和传统民俗元素的组合,物华天宝,富贵雍容,处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。从《百事皆好》《富贵平安》和《春风长在画人家》等根据题跋而来的名称也不难看出,这一类作品承载了张朋先生真挚的期盼与美好的祝愿。

在中国传统民俗中,人们喜欢用谐音字和同义词来传情达意,这一点在张朋先生的作品中也有体现。《尧年千万寿》盆栽中是万年青,红果节节向上,画面前方的碗碟中有两只鲜美的寿桃,万古长青,福寿天成,有祝寿延年之美意。百合花一般象征百年好合,祝福有情人连理比翼,而在《百事皆好》中,百合的寓意更为包容,愿世间百事皆如愿合欢。

张朋先生另有一些极富生活气息的静物作品,他很喜欢鱼的意象:有些作品中鱼缸里有一尾小金鱼在自由穿梭,有些作品角落是煎鱼佳肴,无论何种鱼,都是借“鱼”表“余”,象征年年有余、富足充裕。《春风常在画人家》里的小鱼颇有趣趣,大片浓墨铺排了花瓶的上端及底部,中部则以白描线条构成小鱼的鳞片,实在精妙。

器物之美,在张朋先生的作品中俯拾皆是。在画花瓶等器皿时,他用笔极为简约,瓶身轮廓几乎是一笔勾勒出的。删繁就简的同时,非常奇妙地传递出器物的质感,透过笔墨的浓淡干湿,从寥寥数笔中就能感受到器皿的材质差异。正如明袁宏道编撰的《瓶史》提到的养花器具之别:“养花瓶亦须精良……尝见江南人家所藏旧觚,青翠入骨,砂斑垆起,可谓花之金屋。其次官、哥、定等窑,细媚滋润,皆花神之精舍也……尝闻古铜器入土年久,受土气深,用以养花,花色鲜明如枝头,开速而谢迟,就瓶结实,陶器亦然,故知瓶之宝古者,非独以玩。”张朋先生深入研究了器物的文化历史元素,作品中的器皿多样但皆具仿古之意,有的是半坡或仰韶的陶器,有的是青花或宋代名窑的瓷器,有的却是信手一画的随形器皿,或从白石画中找的灵感,或从八大山人笔下借的形质,无不传递出精神承具之美。

无论瓶花还是盆花,虽只采摘几朵,却也是自然之缩影,以方寸中见天地。追溯起源,瓶花最早是古人供奉祭祀所用,历经唐宋明清,功能越发丰富。文人因其山水林泉之心,将四时之花置于屋内,瓶花不仅是厅堂书斋陈设雅玩,更成为案头清供,承载了插花人外化的性情和附加的情感。相比于明清瓶花画作中常见的梅瓶、胆瓶等器型偏瘦长的花瓶,张朋先生作品中的花瓶更浑厚,有重量体积感,瓶身装饰天然古朴,不会与花枝形成过大的反差。《陶罐菊花》中偏方的纸张并未限制花枝,反而使其向横处延展,搭配云纹花瓶,更具“铜瓶添水养横枝”之韵。花瓶如此,更不要说尤为朴素的花盆了。明清画作喜好汇集多种花材,但张朋先生一幅画里的瓶中往往只绘制一种花,格外澄澈清丽。

明谭元春《瓶梅》诗云“香来清净里,韵在寂寥时”,文人插瓶花追求的便是幽静雅致。在这类作品中,张朋先生率性随意地用笔,勾勒出古朴浑厚的器物,加之清新雅丽的花朵,“朴、清、厚、率”之风完美融合呈现,臻于画境。由器及道,格物致知,张朋先生的简约器物之美,是他朴实无华内心的写照,清静、散淡、脱俗。沈从文先生著有文集《花朵朵,坛坛罐罐》,据先生自述,数十年来他一直在和坛子、罐子、绸子、缎子等等打交道。关于是否可以凝固时间,书中有段文字:“生命本身不能凝固,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。唯转化为文字,为形象,为音符,为节奏,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,某一种状态,凝固下来,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,通过长长的时间,通过遥遥的空间,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,彼此生命流注,无有阻隔。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。文学艺术的形成,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。”如何保管我们的记忆,如何安放我们的岁月,在案头,在纸间,在生活的角角落落。张朋先生在作品里将花枝嵌入瓶中,用艺术捕捉它们最明媚的一瞬,将易逝的美丽留传下来。

花朵朵,坛坛罐罐。万般胜意,百事皆好。

作者简介:宋寒儿,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讲师,青岛市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青島」
扫码关注